

序

在这反射学风华正茂的年代，克里斯廷·伊塞尔创作了一本可作为教学资料的巨著，对我们这个专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反射学的技艺、科学与历史》一书是跨越各个文明的丰富历史中的一份闪耀的例证。你们可以读到：反射学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文明时代，那时，人体的病患是作为整体来治疗，双足可提供患者健康状况的重要线索。

克里斯廷将读者带进反射学的世界作一次令人振奋的漫游。她为了给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反射学资料，翻箱倒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搜索。

她提供的所有这些令人振奋的资料，可读性很强，饶有兴趣，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她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最高水准。我向我的学员热诚推荐这本书，他们将从中获得坚实的基础知识。

克里斯廷·伊塞尔完成了极为罕有的任务：一方面整理我们的历史，另一方面创造历史。她的这本书将会作为一本真正的巨著而载入史册。她还领导和推动了反射学使之成为一个专业，建立团体，组织会议，第一次将世界各地的反射学者团结在一起。她正在创造者历史。

用维克多·雨果的话来说：“一种思想观念，如果时机到来，其力量胜似世间的千军万马”。现在反射学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有这本书及其作者作为向导，是何其幸运呀。

桑迪·罗杰斯

1993年4月于墨尔本

致 谢

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作者都不能独自写出一本书来。我愿在此向那些曾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们,公开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儿子戴维·伊塞尔,没有他宝贵的计算机专业知识的帮助,这本书最多还只能是一堆手稿。

我还要感谢沃尔特·戈斯廷和诺曼·塞克,他们曾协助我进行编辑,给予我建设性的评论,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更趋完善。不然的话,这本书将会面目全非。

感谢戴维·艾伦,米尔德里德·卡特,拉里·克莱蒙斯,比尔·弗洛科,沃尔特·戈斯廷,吉姆·英格拉姆,哈维·兰佩尔,贝蒂·朗宁,乔治·帕内尔,梅·波斯特,L·S·雷利恩太太,乔尔·斯沃茨,约瑟芬·陈,玛丽·卢·范德兰以及其他一些反射学者,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使之以记载下来,使我们大家都从中获益。

有几位人士对这本书作了独特的贡献,我要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其中有凯文·孔兹和巴巴拉·孔兹,他们鼓励我写这本书,在我钻研文献资料时,不厌其烦地给我帮助。还有桑迪·罗杰斯,她是我思想的催化剂,鼓舞我从新的角度看反射学。还有西蒙·威克勒提供了反射学的历史遗产,使桑迪得以发挥。

其次,要感谢萨利·英格拉姆和吉姆·英格拉姆的热情款待,感谢吉姆帮助我进行了研究采访。

感谢翻译人员:理查德·刘易斯,他提供了科尼利乌斯原著的德文译本;法布里斯·马里恩,翻译了法文的论著;迪亚

米拉·韦策尔翻译了西班牙文图谱。

还要感谢全德煜提供了中国的手部图谱及针灸知识，我把它们译了出来。感谢拉米罗·罗曼，向我介绍了《足部区域按摩》这本书。

衷心感谢休·兰格及她的印度朋友帮助我翻译封面的图画。

感谢日本东京最佳关怀公司扩展了我的思路，鼓励我在再版时加进了东方历史的部分，我对此极为感谢。

感谢托尼·威尔班克斯、约瑟芬·陈和达维·伊塞尔，本书中使用了他们的照片。

我特别感谢约瑟芬·惠普尔首先向我推荐反射法的益处及其成效。

非常感谢我的第一位病人詹尼·斯托杜哈尔，在他的身体上，显示了反射法的效果。

还要感谢洛尔德斯·拉巴戈，他要我编写一份教学计划，使我从此开始了反射学的研究。

谢谢国际反射学研究所的德怀特·拜尔斯，他于1976年教我英厄姆方法，从此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使我有机会帮助众多的人们。

对于我以前的许多作者，感谢你们留下一条使我可以遵循的道路。你们的著作一直在激励着我。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感谢我的丈夫理查德和我的另外的三个孩子莉娜、阿普里尔和贾森，他们都作出了牺牲，使我有机会顺利地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艰苦奋斗。

我非常赞赏上述各位作出的贡献，还有你们，我的读者们。谢谢大家。

献 词

本书奉献给各地的反射学者们：愿本书中的资料能使你们更加赞赏我们的这个专业。

导 言

“科尼利乌斯很可能是首先
将按摩应用于‘反射区域’
的人，尽管他显然并不熟悉
亨利·黑德的著作。”

上面引用的这一段话，从字里行间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1986年春天，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正为一所按摩学校编制反射学的教学计划。作为反射学者，首先被教导的概念之一就是，从历史角度看，反射学是从区域疗法发展而来的。当我读到“黑德区域”这个词汇时，我必须搞清楚，这里所说的区域是否就是反射学者通常所说的那个含义，或者是别的含义。黑德究竟与反射区域有什么关系？谁能想到，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竟像魔方一样复杂，它竟耗费了我一生中整整三个年头。使我在斯坦福大学付出大量时间钻进有百年历史的积满灰尘的破破烂烂的医学杂志和文献中去。为了探索一个答案，需要到1850年代淘金热的城镇去旅行，取回36英寸厚的文献复印件。当然，我肯定没料想到这些，但探索已经开始。找到一个答案，往往会引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引出更多的研究。通过世界各地的数据库、珍本书籍出版社、以

及无数的私人采访，所有的成果都汇集在这本书中。

许多发现，无论是哪一类研究的发现，科学研究或历史研究的发现，往往是偶然机会得到的。研究常常是碰运气——充满着预想不到的惊人发现。事例往往会偶然掉进研究者的口袋。例如，当我帮助女儿准备她的心理学论文时，在她使用的一本参考书中，我偶然找到了“反射学”这个词汇的来源。

从事研究时，一个人很快就会认识到，所有的发现都来自别人的发现。所以能有这些发现，正是因为前人曾有过其他发现。足迹总是存在的，虽然有时模糊不清，而且时常充满着断层，但它毕竟是可以追寻的足迹。观念或思想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我很快就发现，在反射学中也的确是如此的。被誉为区域疗法之父的美国医生威廉·菲兹杰拉德并不象以前曾有人写过的那样，他既不是区域疗法或反射学编年史的开端，也不是结尾。反射学的历史和科学基础实际上把俄国、美国、英国、德国联结在一起，它概括了许多医务界人士、功勋医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开拓性工作。

关于反射学的历史，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面就是，足部疗法的实践，存在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彼此相去甚远的各种不同文化。正如巴巴拉·孔兹和凯文·孔兹在他们的著作《反射学》中指出的，反射学很可能是足部疗法的一种原始形式，世界各地均有发现。它起源于西方或是东方？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完全相信，它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治疗方法。并且，我有意地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只着重于被忽视的西方资料，虽然时常也要涉及东方的某些体系。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所述的历史与汉纳·马夸特于1974年在德国出版的《足部反射区疗法》有所不同。她的历史资料，

大部分来自 H. B. 布莱斯勒 1956 年出版的著作《区域疗法》。遗憾的是，可能出于翻译错误，马夸特写的历史是不正确的。因而，后来引用马夸特作为资料来源的作者们，也是不正确的了。

出版界有这么一句话：一本书刚付印时即已过时。这是真的。我们对任何课题的知识都是日新月异的，一旦发现新的知识，就必须加以修改。这本书只是反射学的技艺、科学和历史的第一版初稿，当然不能把它看作是关于这个题材的“完善”著作或“最终”著作。实际说来，它只不过是一个起点，促使读者们进行更多的探索。我同意，随着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的扩展，某些细节和解释还需加以修正。因而，如有任何遗漏了的经过证实的历史资料，通过出版社让我知道，我非常欢迎和感谢。这同样适用于反射理论的科学基础以及反射法的技艺这两个部分。并且欢迎对补充第八章、第九章的内容作出贡献。

《反射学的技艺、科学与历史》一书只不过是我试图与广大读者分享我的发现，使他们更为赞赏这门技艺。你可以随意使用书中的任何资料。我唯一的要求是，使用时请指明出处。谢谢你们。

克里斯廷·伊塞尔

1989 年 11 月于萨克拉曼托

目 录

序	(1)
致谢	(2)
献词	(4)
导言	(5)
第一部分 反射学的历史	(1)
第一章 古代史(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 1850 年) (2)
第二章 欧洲现代史(公元 1850 年~1962 年) (20)
第三章 美国人与反射学 (35)
第四章 反射学的现状 (61)
第二部分 反射法的科学	(77)
第五章 反射法的理论 (78)
第六章 神经系统的反射活动 (87)
第三部分 反射法的技艺	(101)
第七章 反射法的技艺 (102)
第八章 反射学者的反射法 (109)
第九章 世界各地的反射法 (128)
参考文献	(145)
译者的话	(155)

第一部分

反射学的历史

第一章 古代史 (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 1850 年)

1913 年，英国人类学家、医生及研究工作者里弗斯 (W. H. R. Rivers) 写道：

“当今（在医学研究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确定在世界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相类似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独立地进行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人际交流的结果。”^[1]

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特别是在探索反射学的起源时，更是如此。《反射》（反射学研究机构的杂志）的创办人、阿尔布奎克 (Albuquerque) 的巴巴拉·孔兹 (Barbara Kunz) 和凯文·孔兹 (Kevin Kunz) 论证说，反射学很可能是世界各地均可发现的一种原始的治病方法。^[2]这种见解看来是正确的。没有那一种文化能声称自己“发现”了反射学，因为从远古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就运用不同的形式对双足操作以增进健康。这种实践出现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相距很远的不同地点。显然地，远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前，各种不同的文明都已认识到双足与机体内部器官之间的关系。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有把握地确定反射学的精确历史存在着许多空白。但已可肯定，包括印度、日本、中国及欧洲在内的不同文明，均可找到足部疗法的史迹。由于尚未发现早期的文字记载，关于反射学实践的最古老的物证，只能找到一些图画

和雕塑。

埃 及

可以称之为描述反射学的应用的最古老文献是在埃及发现的。赖利 (Dr. Joe Shelby Riley) 指出：“您在这里即将进入的这门科学 (反射学)，象埃及一样的古老。古代的埃及人、希腊人、阿拉伯人都知道它。”¹³ 1979 年洛杉矶的爱德·凯斯 (Ed Case)、埃伦·凯斯 (Ellen Case) 与雷因斯博士 (Dr. Gwedolyn Raines) 在埃及旅游时，首先发现了这方面的具体证据。凯斯等带回一幅古埃及的绘画，描写公元前 2500 年医生在病人的手部和足部进行治疗的情景。(图 1 1, 图 1 2, 图 1 3)

埃及人对科学与医学的发展曾作出巨大贡献。在埃及文化以前，巫师用魔法从人体中驱除被认为是使人致病的恶鬼。古代的埃及医生是科学地研究人类机体的先驱。他们研究了大脑的结构，认识到脉搏与心脏存在着某种联系。此外，他们还掌握正骨、疗伤并成功地治愈许多疾病。

古代的埃及艺术家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医疗实践。他们仔细观察和记录了日常生活的场面。其中包括那时的医疗活动。他们所创作的有关医疗活动的壁画及雕刻，保存了外科手术、人体解剖及临床治疗等方面的史料。这些绘画及壁画成了历史的见证，证明了医学和医生在埃及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埃及医生的名声，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公认。保罗·加利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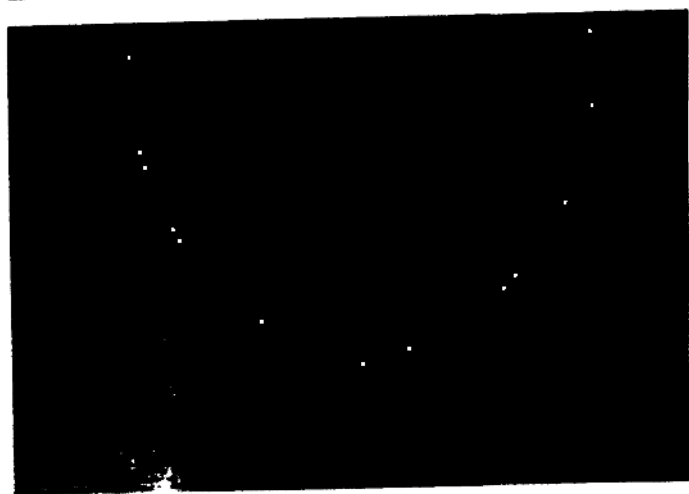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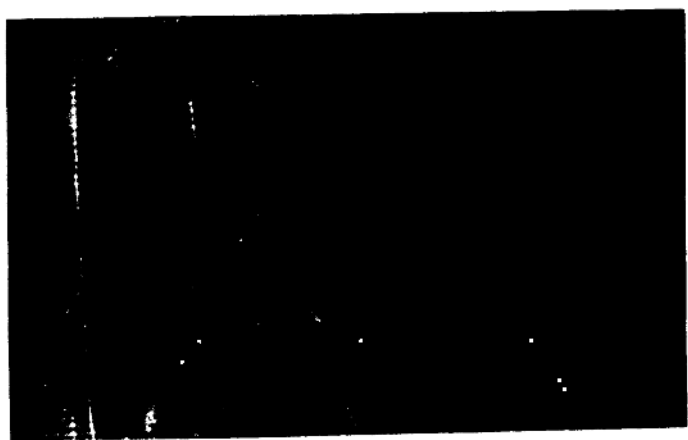


图 1-1 埃及安克马霍尔墓墙的壁画



图 1-2 埃及古代壁画的复制品



图 1-3 另一幅埃及壁画显示术者正对患者小腿部及肩部施术
吉博士 (Dr. Paul Ghalioungui) 写道:

“医学界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使整个埃及为之光辉夺目。尼罗河谷的专家不仅是叙利亚国王和波斯国王的座上客，而且在希腊人的眼里也闪耀着某种传奇的色彩。”^[1]

安克马霍尔墓 (Tomb of Ankhmahor) 是医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又一例证。安克马霍尔是一位医生，他是地位仅次于国王的最有影响的官员，在沙卡拉 (Saggarā) 他的墓中可找到描写反射学实践的图象。埃及的医生不仅行医，有的医生同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高级工匠、哲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医生所拥有的知识及他们的实践，都刻画在墓墙上。安克马霍尔的墓有六块墙上的雕刻，其内容包括包皮切割术、接产、药理学、尸体防腐、牙

医及反射学。刻制这些壁画不仅是为了表示对这位医生的崇敬，同时也有宗教方面的原因。

那时人们相信，当这位医生的灵魂从阴间返回躯体时，要借助墓中壁画所提供的信息，将其指引到正确的躯体。因为医生很多，那些记录了死者生前活动的画面，对灵魂来说，就象阅读死者的传记一样，可以帮助灵魂在回到地面时找到本来的躯体。

这一墓中的壁画是一组浮雕，不着色，刻在墓壁上。当人们进入墓中，站在两间墓室之间的入口处，通道的左方是一幅对少男进行切割包皮的画面，同一墙上的右方则是反射疗法的画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图画，需要有一些埃及历史的知识。

从地理上说，古埃及是沿尼罗河两岸建立的一个狭长的国家。尼罗河穿过埃及沙漠。从非洲中部向北流入地中海。北部的下埃及是靠近地中海的三角洲地带。南部的上埃及包括底比斯的首府，直至努比亚和非洲中部地区。根据埃及维申斯旅行社穆罕默德·埃拉万尼先生的看法，在古代埃及，先进的文化和知识是来自南部，在那里，黑肤色的人受到崇敬。

埃拉万尼解释说：“请看这幅商品化的复制品吧：两位黑皮肤有着非洲式卷发的，是从上埃及来的，显然是施术者。他们来自南部，对浅肤色和直头发的下埃及人施行治疗。”（图 1-1）

埃拉万尼称：“请注意图中两位病人的姿势是不同的。左边那位病人的右手放在右膝上，左手放在右腋窝下。另一位病人则相反。术者触摸的部位与病人存在的疾患之间有着某种关系。这决定了术者与病人所采用的施压点。在这一病例中，医生触摸的部位是脚趾或拇指，病人触摸的部位是他臂下的反射点，他感到该部位有相对应的疼痛。”^[5]

根据开罗古抄本研究院（Papyrus Institute）的解释，画面上

的象形文字的含意是：

一位病人说：“不要弄痛了”。一位术者回答：“我会按您的要求办”。

这幅图画只是金字塔中的许多图画之一。施压进行治疗也包括对手部和肩部。加利翁吉博士说：“据认为，这些图画描写的是手部疗法和足部疗法。尽管事实上术者的手触摸的是肩部和膝部，已排除了手部疗法或足部疗法的可能性，而强烈意味着这只是某种形式的按摩或推拿。”^[6]

为了继续探寻反射学传播的史迹，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埃及的历史。公元前1000年以后，古埃及迅速没落，最后至公元前332年埃及被征服并被并入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亚历山大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希腊将军托勒密(Ptolemy)统治着埃及。托勒密将希腊文化传到埃及。在他的统治下，建立了规模很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该馆中收藏有当时每一种书的版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在该馆中的医学手稿中保存有一些反射学的著作是完全可能的。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并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证实这一点。但据悉托勒密等人曾从雅典及其他城市的图书馆借来书籍并加以复制。这里完全可能有某种相互对等的协议。这样，正如赖利所指出的那样，可能经过若干个世纪以后，反射学的实践逐渐从埃及传到希腊，阿拉伯，然后经过罗马帝国传到欧洲。

欧洲的医学知识在若干世纪中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在这个时期中，伊斯兰医生和阿拉伯医生担负着保存希腊医学的使命。他们将所能搜集到的希腊医学手稿翻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引进了药物学。与医学知识的传播联系起来，可以认为赖利关于反射学曾在古阿拉伯流行的看法在历史上是站得住